

我的母校 感恩有你

——追忆在定远县吴圩中学读书生活片断

□金兴安

岁月如梭，流光似水。

我离开敬爱的母校已是整整50个年头了。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短如一瞬，而对人生亦弥远而漫长；50年前我与母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情感，而这一特殊的情结深深地“结”在我的心底，使我终生难忘！

我是吴圩中学第五届初中毕业生，就读于1963年至1966年间。追忆在校的三年读书生活，我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我有感不尽的师生情。那年月人们从三年大饥荒中熬过来不久，物质极度匮乏，生活质量低下，而我的生活更是举步维艰。因为我有一段区别于他人家庭、区别于他人童年的人生轨迹，1960年我的父母死于大饥荒，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孤儿，孤苦伶仃，一无所有。记得1963年我跨进吴圩中学校门时，我所有的行李就是一床旧被絮，那是我唯一的家产，其他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校领导、老师们、同学们知道我的身世和处境后，无不同情和怜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学校免除一切入学费用，每月享受最高的助学金，老师和同学们更加地关心我，爱护我，待我像亲人。在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感情颠簸之后，我生命的小船又回到了平静的港湾。在吴圩中学这个大家庭里，我与有父母、有家庭的孩子一样，有歌声，有笑语，愉快地读完了

三年初中。

真是大地有冷暖，人间有真情。

在那难忘的三年读书期间，我记得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更是对我关怀备至。他们不但关心我的学习，照顾我的生活，还常常与我促膝谈心，教育我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我正确的人生观，教育我怎样做人，如何直面现实及克服和战胜眼前的困难。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话语，像一股股暖流温暖着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迸发出催人奋进的火花。

在那难忘的三年读书期间，我记得同学们待我情同手足。我的数学成绩跟不上，班上成绩好的同学就主动耐心给我辅导，并展开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冬天，我没有棉衣，有几位女同学就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帮助缝制；星期天回家的同学们带来的零食，总与我分享。今天，我要借用《同学赞》歌词中的一句话：“借给我饭票的兄弟，你还好吗？”不过，我要改一字：“送给我饭票的兄弟，你还好吗？”

在那难忘的三年读书期间，我记得正值全国人民学习焦裕禄的日子。1966年3月在语文老师精心指导下，我写了一首叙事诗《焦裕禄之歌》。我万万没想到这首诗竟选在全校举办的“五一”节联欢会上作为节目朗诵，引得一片掌声。从此，我写作的兴趣更浓，我更爱写作。谁知我走向工作岗位后，写作成了我的

职业、我的主业，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母校是我学习写作启蒙的乐土，语文老师是点燃我写作火炬的人。正如先贤所说，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从启蒙开始，教师的作用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在那难忘的三年读书期间，我记得每次放寒暑假或节假日，同学们既热情又真诚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同学们的父母和家人总是做最好的饭菜款待我。家住吴圩、杜集、刘兴、卜店等地的同学们几乎家家都去过。同学们用金子般的童心和善举让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不再孤单和寂寞。这就是我吴圩中学同学的情怀，这就是我在困境中的兄弟姐妹。

在那难忘的三年读书期间，我记得有一次我患病卧床，班主任老师来到学生宿舍，不由分说背起我直奔吴圩医院。他从口袋里掏出钱买了药，又将我背了回来，并再三叮嘱按时服药。学校大食堂破例给我做了几天小灶，落下的课文由授课老师们帮我一一补上，同学们轮流值班照顾我。漫长的50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仍使我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回忆在校三年的往事，桩桩件件、历历在目，点点滴滴、铭刻在心。师生情意，至纯至真，吴圩中学，无比温馨。老师们以高尚的师德和人格魅力指引我前行，同学们用兄弟般的友情温暖我的春夏秋冬。万语千言汇一句：三世修得同窗读，没齿不忘师生恩。



几缕师恩入梦来

□聂士俊 男 51岁 市场星报健康文化旅游俱乐部VIP会员

朋友闲聊时，说起老师，几乎谈到的都是自己的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记得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的人，似乎很少。而我却都记得。

邓斌是我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微微有些秃顶，说话时带有很浓的他乡口音，第一次听他说话，我差一点笑出声来。老师究竟来自何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搞清楚。那年，我叔叔家的儿子报名上小学了。在这之前，我和叔叔家的儿子是亲密的玩伴，整天疯玩是我们的日课。我们爬树逮鸟，下河捉鱼。说实话，那时，我们虽然经常吃不饱肚子，但玩得开心，尽情享受童年的快乐。叔叔家的孩子上学了，我失去了玩伴，生活一下子黯然失色。当然，叔叔家的儿子也有同感。一个月后，叔叔找到我父亲，也想让我去上学。我父亲同意了。学校离我家有几里地远，窄窄的乡间小道，仅能容下两人并行。母亲用家中仅有的大手帕，对折起来，缝上一个带子，这便是书包了。于是，我从家里提了个板凳，跟在叔叔家的哥哥后面，踏上了上学的路，开始读书了。到了学校，走进教室，我一脸的茫然，那是邓老师的课。老师发了一本书给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书本，兴奋但有点不知所措。这时，老师向

我走来，满脸微笑，慈祥而温暖。他拿过我的书本，说：“这样拿。”我之前一字不识，居然把书拿倒了。

到了初中，学习科目多起来了。那时学习上竞争不太激烈，但学习也相当勤奋。老师敬业爱岗，上课时，他们一边讲解，一边认真书写，一节课书写好几个黑板，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就读的中学，教室是清一色的红砖黑瓦，一排接着一排，整齐地排列着。在当时，那是不错的学校了。春天来了，校园里，树木葱绿，鸟声啾啾，野花盛开，真正的原生态。各种小鸟自由地飞过教室上空。三五成群的麻雀，会随意地闹成一团，闯进教室。那时的教室，十分简陋，窗户上仅有窗棂，到了冬天，条件好一点的学校，便用塑料薄膜钉在窗上，阻挡寒风的侵袭。天气刚有暖意，窗上的薄膜便被撕得精光。那是化学课，孙传仁老师，声音洪亮，声情并茂。就在此时，一只麻雀，翅膀一闪，向讲台方向斜飞过去。老师身手极快，将粉笔头砸向那只麻雀。

有人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也有人说，老师是灯塔，给学生指明前进的方向。其实，我觉得，老师更像接力的台阶，把我们一步一步抬往高处。

八封挂号信

□李良辉 男 64岁 市场星报健康文化旅游俱乐部VIP会员

2015年1月，我离开了挚爱的三尺讲坛，退休后来到合肥居住。闲下来时，常想起30多年前的蚌埠教育学院同学。他们现在都在哪儿？

我们于1981年秋季入学，两年毕业后各自返回原校任教。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同学们毕业后大都失去了联系。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突然脑洞大开，带着毕业合照来到了合肥晚报社。两天后，我寻找同学的文章见报了。但是很遗憾，依然没有消息。

我又想到了写信。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入学时教务处印发的学生通讯录，按原址试着给八位同学分别写了一封挂号信。几天后，寄往蚌埠、淮南、六安和阜阳等地的信件陆续被退回。签退的原因一致是：查无此人。我无比失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5年4月10日清晨，我的手机响了。对方的声音洪亮但有些颤抖，是老同学潘海渔。他告诉我头天下午意外收到了我的信。他说，自毕业后他一直在全椒中学

教书，没有挪过工作单位。滁州市还有两名同学，他将马上着手联络，尽早与他们一道来合肥见面。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同学之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互相寻找。终于在2015年4月25日于合肥举行了第一次同学会，共到了九位同学。分别32年后重逢，大家感慨万千，却又面面相觑，不敢相认。当听到了对方熟悉的名字之后，我们热泪盈眶，热情拥抱。

对于这次聚会，我事前可谓做足了功课。我带去了当年引以为豪的学校校徽、发黄的毕业合照和通讯录等。尤其是看到我当时在食堂打饭用的铝盘时，在场的人个个惊叹不已。看着这些刻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同学们无不佩服我的有心收藏。

两年来，我们的小聚越来越频繁，找到的同学也越来越多。今年三月底，我们在蚌埠市举行了第四次聚会。岁月如梭，当年的母校不复存在，校址已成一片废墟。站在满地瓦砾上，遥望层峦叠嶂的涂山，往事如旧电影一般在脑海里重现。

高架上的父爱

□遯富红

那一年，家里出了些变故，欠下好多债。而我又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有限。迫不得已，父亲只能外出打工，挣钱还账。一转眼，已经快半年没回家了。

一次，我和妻子要进城，带不满一岁的女儿打防疫针。电话得知消息的父亲，非要我们把女儿带到工地，让他看看。虽然没有直说，但我明白，父亲这是真想孙女了。

那时交通极不便利，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坐上班车，进站已快中午，我们赶紧到医院办事，之后又匆匆赶往工地。

那是一栋正在修建的大楼，约有五六层高。由一根根钢管纵横交错、连接而成的高架，把大楼围得严严实实，上面有很多戴安全帽的民工，来回走动，忙个不停。

在高处，我发现了父亲，于是大声呼喊。听到后父亲又惊又喜，急忙转过身向我们打招呼，边蹲下身子，双手抓住钢管，把整个身子悬在半空，然后绷直脚尖，极力寻找下面的目标。有好几次差点要踏空，反复尝试了几次，好不容易踩稳，再用手抓着竖立的钢管慢慢向下爬……

等父亲安全下地后，早已看得目瞪口呆的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来了，于是赶紧跑过去，埋怨他为何不从楼梯下来。父亲只是轻轻一笑：“没事，早就习惯了。”说着，就带我们走进附近的一间工棚。

里面的人面无表情，瞪了父亲一眼：“干什么？”父亲赶紧陪着笑脸递上一支烟：“儿子儿媳带孙女来看我，外面太晒，进来歇一歇。”那人接过烟，不冷不热地说：“别待太久，要不工头看见我们都得倒霉。”说完便走了出去，大概是在外面为父亲把风。

由于一路颠簸，女儿这会正好睡着了。父亲本想好好亲一亲，但看到自己脏兮兮的双手却又犹豫了。最后，只是贴近女儿的脸蛋仔细地端详着。没过多久，就听见外面那个人催促说：“好了，赶紧走吧，工头快从里面出来了。”无奈，我们只好作别。

临走，父亲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递给我说：“这些钱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再弄些水果蔬菜趁早回家，路上注意安全。”说完，便向工地那边小跑过去。这回，他依然那样，用手抓着钢管，使出浑身力气拼命往上爬。突然之间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不走楼梯，是怕被工头看见扣工资。

如今，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一想起父亲当年在高架之上不顾危险、奋力攀爬的情景，我就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酸楚和难过……

高架上的父爱，既是一道庄严的风景，铭刻心间、永不磨灭，也是一座神圣的大山，巍然屹立、高不可攀，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回味和仰视。